

随笔

春欲浓

□ 阮小籍

小时候去乡下外婆家,要穿过两个村庄,趟过一条河,然后是一大眼望不到边的菜地,菜地的后面就是外婆家的村子。

菜地春天开满了金黄金黄的油菜花,夏天收割后种上玉米,秋天的时候穿行在绿油油的玉米地里逮蚂蚱、抓蝈蝈,冬天的时候菜地很无聊,于是就很盼望着春天,至少春天里有沁人心脾的无边无际的油菜花地。

从当初的懵懂少年到如今的四十不惑,那一大片的油菜地成了我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。无论走到哪里,无论是开心还是失意,只要看一眼盛开的油菜花,顿觉春风扑面,一身轻松。

油菜开花,正是清明前后,这时冬天已远,春天正铺天盖地滚滚而来。不必担心花未开,也不必担心花要败,舞低杨柳楼心月,歌尽桃花扇底风,正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候——

是一只燕子,你就从容地在檐下筑巢;是一泓清泉,你就款款地和树荫去温柔;是一抹柳色,你就尽情地吮吸阳光……春水碧罗天,画船听雨眠,哪怕美人明天就迟暮,哪怕英雄明天就末路,哪怕江山明天就半壁。

有人说林徽因的那首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是写给儿子梁从诫的,也有人说是写给徐志摩的。不管是写给谁的,至少,写的就是现在这春欲浓的四月天——

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
黄昏吹着的软
星子在无意中闪
细雨点洒在花前……
酒微醺,花半开,只为现在才是最美丽的时刻。一念花开,君临天下!

心香

开到荼蘼

□ 孤帆远影

“开到荼蘼花事了”,看到此句,总想到《红楼梦》中麝月拈到的花签,韶华胜极,风流云散,想来总有几分留恋和感叹。

在这个春暮的深夜,四周的喧嚣和热闹都渐次退去,寂静随着月光也悄然升起,我却突然从浅睡中惊醒,或是夜风吹过,或是花香袭人,却难再次入眠。

窗外的荼蘼开得正是烂漫,这季末之花,竟是如此的惊艳,顺着墙角,攀过矮墙,几乎将绚烂的花枝伸进我的窗台。若在春晴半晌,远远观望,正如一墙的绿萝,洁白的蝴蝶飞舞其上。

“韶华竟白头”,这一季的最后一抹花香,竟是洁白如雪,寂寞如我。真的就这样青春已逝,韶华不再了吗?人到中年,竟然平添了许多莫名的感伤和留恋!

明亮的月光透过树隙,穿过碧纱静静地照在床前,洒满半间小屋,心也恬然平静下来。

荼蘼开过花事了,而我的故事,我的思念,却难以割舍。我多痛,就知道它们有多少分量;多么不舍,就知道它们有多么难忘。辛幼安感慨“惜春长怕花开早”,我现在倒是不怕了。所以,我不哭,不痛,不去回忆。恰如春夏夏雨,秋风冬雪,该来就来,该走就走,无需挽留,不用等候。

对于过往,我只怀念,不留恋。因为它们从不曾走远,就在这里,躺在我柔软的心里。不,也不在心里,它们飘荡在即将收割的金色麦田,在儿时奔跑的河边,在上学途中的道旁树,在春日柳丝的笛声,在儿时牵手父母的清晨林间,在与爱人并肩的夕阳下,在夏夜辽阔的星空,在奔走他乡的孤独途上,在闭目沉思的片刻,在衰草连天的夕阳下,在寒冷的街角晚风,在初晴的雪光点点,在荆棘丛生的沟沟畔畔,恰如老家的红墙碧瓦,依旧若隐若现在如梦如烟的翠微荫里;伊河之畔,万安山脚,儿时仰望的那群驯鸽依然在天空自由飞过。

起伏伏的岁月啊,到最后,不分悲喜,都写在了成长的书柬,一行行,一页页,编上页码,装订成册,不能涂抹,无法删减。苏子说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流光过隙,多少焦虑与担心,多少感慨与激昂,终究都归于平淡,归于记忆,归于往事,连往事啊,最后都成了沉默,除非在这样的夜,才轻易自己讲给自己听。

佛经上把荼蘼称做彼岸花,它是涅槃之花。很庆幸,在这个清清爽爽的深夜,荼蘼作伴,我可以安安静静地怀念、沉思、感悟,一方心田正如这亘古的月光——柔和、恬静、无言无语。

尘世

春日思绪

□ 李战轶

春夜阳台上,夜凉沁人心脾。四十岁的窗口望出去,隐约闪现三十岁的风景,举头凝眸,百步之内,尚有芳草吗?

因了几首浅唱低吟,如斯致青春的曲子,心里边暗暗涌动着潮水拍岸的声音,也如一片浮云,片时出现,片时消失。

沉浸在春风沉醉的音乐里,不知为什么忽然这般痴迷如醉,像饮了浓酒一样,漫溢着整个空间,随即,映出件件分明的往事,记忆深处的陈迹找不到出处了,只觉干净、透亮、清华,莫可言喻。

现时牡丹初好,燕子筑巢,杏花(桃花)疏落,不觉感上心头:韶华似乎如一场幻觉,依稀来过,又真的走远,慢慢已泛黄的曾经约定,在时光里,正淡了痕迹……

多少个午夜梦回里,悻悻这样碌碌,然碧波无痕,云淡风轻又怎知不是一种美妙?情绪的驰骋,浅酌解渴就好。闲吟闲咏下,心深处,缱绻的光明和温暖,善意并诚挚地观看着别人的人生所得和无穷多的心灵景观,启迪、镜鉴自己的生活……

故园家事

□ 韩报春

故乡的天已断续下了近半月的雨,似乎绵无绝期,每一寸土地都饱含了十足的水分,松软湿滑,一脚踩上去,鞋底都会很快溃透。

后院的一截围墙越来越向外倾斜,三四天的时间和前半部分院墙之间就裂开了一抔宽的豁口,墙外就是临街的一条街道,让人看了不免心惊。

雨夜灯下,和父亲对坐,商量等天晴后,第一件紧要事就是要找匠人拆除这段歪斜将倾的院墙,重新围砌。

不曾想,父亲接下来话题让我心头一凛。他说:“将来我老后,一定要进老坟地,和祖人葬在一起”。

夜雨浙沥,堂屋前檐下的滴答声,在静谧的小院里空旷成回响,不舍昼夜。

七十岁的老父,出生在西北关外的逃荒路上,幼年丧母,爷爷一副挑子两个筐,挑着他伯伯父,踏上漫漫归程,独留下奶奶孤寂的坟头,一步三回头,从甘肃朝着故乡的方向,风餐露宿,一路向东。故乡和亲人两难的抉择中,不知让爷爷在回乡的路上,是否有过踟蹰和后悔,但我猜想,当故园的轮廓出现在他眼中的一刻,他一定长松了一口气,甚至把两个不谙世事的幼子,揽在怀中,坐在村外的田头,远望炊烟,调整和安定一下他心头永无人解的满载情绪,然后在暮色中走进村子。

年过不惑的我,不知用何种语言回答父亲的身后嘱托。彼此无言的沉默,成了我们父子内心最深情的对话。

十几年前,父亲远赴千里,只身西北,去寻找奶奶的骨殖。近六十年的沧海桑田,江河变迁,面对展现在他眼前的荒凉孤地,失望之余,隔着历史的时空,去触摸他毫无印记的幼年时光,在冰凉的时间灰烬中,能否拨出一丝慰藉心头的温热,无从对我们提起。

那时,年近六旬的父亲去寻觅他年轻故去的母亲,渴望着魂魄归来,得到的是他深深的失落;而今步入暮年,但

却康健的父亲,给我托付身后终老,这份急切,在我心中种下的又该是怎样滋味百生的种子?

雨住天晴,我去村东头找到麦换商量拆砌围墙,这小学同班成绩最差、最调皮捣蛋的发小,已是村子里家家建房都离不开的大匠人了,麦换来后院仔细查看一番,说:“这墙不用拆,能给它拿捏过来”。“怎样拿捏?”我问。他说:“你不用操心,去借两根粗绳子,两根长木杆,截几米大号的铁丝”。麦换的话语里能听出他的十足把握。

材料齐备,麦换在墙壁上钻透两个小孔,然后把木杆放在两孔中间紧贴墙面,用铁丝贯穿墙壁另外一侧,拧紧铁丝,把两根木杆牢牢竖立固定,等距离分开“绑”在倾斜的那段墙上,把绳子拴在伸出墙头的木杆顶端,指挥着几个年轻力壮的青头小伙,去拉动绳子,随着麦换的号子,整个歪斜的墙壁逐渐“矫正”过来,和前院的整个墙体吻合,成为一体,地基连接处折开的裂缝里,麦换先塞进去几个木楔,抡圆了八磅锤,用力砸进去,然后在整条裂缝里,用瓦刀把水泥砂浆推进填实。

麦换的一连贯动作,看得我这个书生气十足的“识字分子”,惊心动魄,暗自称奇。

我赶紧给麦换递支烟,他摆摆手说“过一星期,水泥凝固了,把木杆去掉就行了”。我问:“这样处理,管用不?结实不结实?”麦换笑了:“你放一百个心,这墙的地基我看了,厚实的很,根基不走样,啥时候都不怕”。

父亲跑前跑后招呼众人洗手喝茶,然后一个人在后院把重新连接的整道院墙,侧身瞄了又瞄,目光所到处,寸寸抚摸着这座浸透在岁月风尘里的深宅老院。

夜里,随手翻起一本曾经桀骜不驯、才气十足的文友新集子,入眼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梦里行尽天涯路,此身只回洛阳城”。掐指算来,写出这话的他,也已是两鬓生霜的年纪了,多少的年少轻狂,终究根基不倒。

披衣起床,去后院查看白天的刚方正接修的院墙,走在当院,却听到了父亲久违的鼾声悠长……



盛装

伊水荷香
摄影

故事

祖师的传说

□ 杨群灿

万安山巅的祖师庙,又叫汤魔观,创建于明代隆庆年间(公元1567年—1572年),敬奉的主神是祖师。祖师的全称是“北极镇天真武玄天帝玉虚师相金阙化身荡魔永镇终劫济苦天尊”,简称“真武大帝”,对它的信奉至明代达到鼎盛,被视作皇家家庙的武当山信奉的主神就是真武大帝,是明朝的镇邦护国之神、降妖伏魔之神、战神。祖师俗名张章,相传是万安山南麓伊川县白元乡夹河村人氏,当地广泛流传着有关祖师的诸多传说。

草绳拉塔

传说张章生来就具异质,他身形高大,为人质朴憨厚,每日里大大咧咧,长到十五六岁了,还是个愣小子,吃饭不知道饥饱,睡觉不知道横竖,人们都说这孩子与寻常孩子不同,将来不知道会长成啥材料。

张章平时没事就蹲草绳玩绳儿,有一年正月十五,他蹲了一大捆黄草绳,拧了根粗大的草绳,把村边那座几丈高的塔塔腰拴紧,另一头搭在自己肩上,一边嘴里念念有词,一边使劲拉,竟轰然一声把高塔给拉倒了。

村人正在诧异,忽见尘埃中一道白气飘飞起来,那白气飘飘呀,后来飘到附近最高的小南顶上。张章团坐白气之上,紧张得手足无措,想极力落下来,但刚一着地,就把山顶给压歪了,小南顶就成了现在这模样。张章看这山头承受不了自己的压力,又腾空而起,一直向南飞,飞到了湖北的武当山,在那里落地修行,最终修成了让各地敬奉的真武大帝。后来人们在小南顶和武当山就都建了祖师庙。

观棋得道

通往小南顶顶峰的青龙背,乱石堆叠,半道上有块八仙桌般大小的石头孤悬于崖壁外,石面十分平整。

有一天,太白金星和太上老君相约到凡间消闲,一同降到了山颠。盘桓既久,太上老君提议:“你我手谈一局如

何?”太白金星道:“群山旷野之地,如何手谈?”

太上老君飞跃石上,随手在石上抹了几抹,一副棋枰呈现出来;太白金星也飞跃石上,张嘴一吹,变出两盒黑白棋子,二仙相视大笑,一边吃山果一边下棋。

张章这时还没有道行,尚属凡人肉眼,认不出二位是仙人,颇有兴致地站在一旁观战,憋不住的时候还指手画脚评论一番,饿了便吃仙人吃剩的栗子、桃子、酸枣等东西,结果吃了山果的张章力大无比,在崎嶇的山道上奔行如飞。

现在,这块石头还在,人们叫它“棋盘石”,石上的宫格清晰可辨,只是原先的围棋盘被好事者变成了象棋盘。

磨针励志

张章修行日久,见效果不明显,便心灰意冷,沮丧下山,走到现在磨针宫东边的山峰下,听得“喀嚓喀嚓”响声不断,近前一看,见一老太太头挽高髻,旁边放一拐杖,正在磨一根铁棒,说是为女儿磨根绣花针用。张章疑惑不信:“粗若蓬藕的一根铁棒,何时才能磨成一根针啊!”

老太太头也不抬,慢悠悠地说:“这要的是功夫,只要坚持磨下去,总会磨成一根针的。诸事莫不如此!”

张章呆呆地看了半晌,深受启发,就回头上山接着修炼起来。

原来这老太太是观音菩萨变化的,那山峰上至今尚留凹沟数条,相传是当时观音磨针磨出的沟痕;峰下有泉水一掬,为磨铁棒蘸水所用,名“磨针井”。磨针宫即为纪念此事所建,故塑有观音坐像——但凡敬有祖师的庙宇附近,必有磨针宫,磨针宫里必敬观音,武当山的磨针宫又叫纯阳宫。

五龙捧圣

张章在山上潜心修行,这天,他在茅庵里闭目打坐,突然听到求救声,即披发仗剑,奔出茅庵,见山腰间一只饿狼正追赶一姑娘,遂大喝一声:“孽障,不得无礼!”奔向前去,只见七星宝剑剑光一闪,饿狼被挥作两段。

那姑娘得救后,蹲在石台上蒙脸痛哭。张章问道:“姑娘,你是哪里人氏?为何走进深山,险些丢了性命?”

姑娘抬起头来,娇声娇气地说:“小奴家只有父女二人,卖柴为生。这几天爹爹生病卧床,我只好一人进山打柴。若不是恩人相救,早一命归西了。”

张章看她面容姣好,细皮嫩肉,不像干活人的样子,又一想回山修行养性,不愿多问,就对姑娘说:“天色不早,

你快回家去吧。”

姑娘又哭道:“脚疼腿酸不能挪步。”

张章站在那里,一时踌躇无计。修行以来,他头发成饼,虱子成堆,那姑娘掏出木梳,依偎在他身边,轻声说道:“恩人,闲来无事,我与恩人梳头。”

张章见这姑娘出来干活还带着镜子,举止又轻浮,疑窦顿生,莫不是妖孽来害我不成?就大喝一声:“深山密林,哪来秀弱女子?定是妖孽,想坏我大事,今日绝不放过!”说罢拔剑做砍刺状,吓得姑娘回头就逃。这一来,证明了自己判断无误,张章就在后面追赶,一直追到五龙沟,姑娘见无处可逃,纵身跳下深崖,张章毫不犹豫,也跟着扑了下去。

突地,云雾里钻出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五条巨龙,把张章团团捧住,冉冉升起,一直送上峰顶。只见观音在一旁拍手大笑道:“得道成仙,指日可待矣!”张章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是观音变化为姑娘来试探他呢。

相关链接:

五龙村位于寇店镇南的万安山北麓,辖五龙沟、王窑、小马窑、石楼沟、高窑、大马窑、家窑、山窑等自然村,村民居住于五道山岭之间,四面群山环抱,风景秀丽。

传说很早时候,大口宁村一宁姓人家,有子叫生祥,因生活穷困,家人就让孩子到水泉村给一周姓人家扛长工。生祥经常到五龙山上割草打柴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玉帝看这个苦孩子心地善良,想要帮他,每逢他割草打柴,就叫他昏然入睡,等天黑醒来,一大担柴就放在眼前。他每每高兴地站起来,飘飘悠悠,如腾云驾雾,一会儿就到家了。

时间久了,主人发觉他不像凡人,不敢再留他了,让他返回故里。平时和他要好的几个伙伴为他送行,途中休息时,生祥睡着了,醒来后对伙伴们说,刚才做了个梦,梦见玉帝派人接他到凌霄宝殿,要他以后担任龙王,专司行雨,为民造福。说:“以后如果天旱,你们就来这里,在东南方那块大砂石上敲三下,我就马上给你们降雨。”

伙伴们走后,东南天空突然黑云骤起,电闪雷鸣,下起了大雨,接着“喀嚓”一声巨响,山崩地裂,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五条巨龙击开了一条长长的石峡,并留下了五色石层,人们称这条峡为五龙峡。

后人为了纪念生祥,在他休息的地方建了一座庙,叫“五龙庙”,庙里塑的那尊神像,目光炯炯,庄严肃穆,人称“五龙爷”。因为有了五龙爷,这一带风调雨顺,居住的人越来越多,就形成了村落,五龙村的名字也就流传了下来。